

那一抹艳丽的霞光永不消逝

□张好好



重庆出版社新推出的“大地之魂”书系是一套男性作家的小说集,这些作家都对大地苍生有着深厚的热爱之情。陈忠实的《霞光灿烂的早晨》就是该书系的头一本。陈忠实近年最新创作的小说《一个人的生命体验》和《李十三推磨》为这部小说集注入了新鲜的生命活力,亦是他创作魅力达到一个新高峰的充分彰显。另外的8篇小说中,《康家小院》和《蓝袍先生》都是其代表作。而最为让人喜爱的小说《地窖》《霞光灿烂的早晨》《日子》,都如沧海日出,永远绽放着笔力的光芒。这些小说创作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令我们深感惊奇的是,30多年过去了,作品里的人物和故事并不因光阴的流逝、时代的天翻地覆变化而蒙尘自衰。在今日“该丧失的俱已丧失”的人类世界里,正直的呼唤如春风,细细地从许多角落里吹起。美与善是真正的好作家永远追求的终极目标。警惕与敏感、使命与坚守、追索与绽放,陈忠实的作品里自有他高洁的风骨和人格的端直,这也是世人如此敬重并热爱他的根本理由了。

《一个人的生命体验》是作家柳青最难的日子和最后的日子,明明是在追忆、在思念,散文体似乎更能驾轻就熟,而陈忠实却采用了小说的形式、先锋的笔法,大开大合,一江春水向东流般地把可爱的、坚强的、心中有恪守的柳青呈现给了我们。两个细节彻底激活了我们这时代里麻木的神经。一是柳青想要自杀,他决定握住一根电线。从这根电线开始,蒙太奇拉开了画面,忽近忽远,柳青的身世,柳青的成长,柳青亲爱的爱人马威冰雕般的美丽,放“火星”的虚假和丑恶,灾难时代的到来,批斗会的残忍……二是开各种政治气候的会议时柳青

扳手指的不自觉动作。那手指被生生剥掉了一层皮,血滴到他黑色的裤子上,他也浑然不知。关于电线,我们陷入绝望;关于扳手指,我们感知到的是切肤的钝痛。小说的结尾说:需要交代一下,柳青没有把自己消灭得逞,活下来了……这句话真好似万里春风朗然吹面,我们一面深爱着柳青,一面为陈忠实饱满的爱的胸襟而感到幸福。一个美好的作家正是一个时代的福音。

《李十三推磨》是近年不多见的优秀的短篇小说之一,为许多编辑、评论家和作家所津津乐道。他们快乐并由衷喜爱地谈论这篇小说的时候,心里想的是,我们的陈老先生,他每出

一招,都是那样的让人心服口服啊。既然文章名字是推磨,那么整个故事就是在推磨中完成的。这个挑战可不小,区区几千字,陕西著名的清代剧作家李十三的一生便生龙活虎跃然纸上了。李十三是清末的举人,却是一名候补、不享有俸禄的待命小官员,惟有靠写皮影戏的剧本换粮食度日。这样的日子一下子就过到了他62岁这一年。故事就从这里切入来,李十三的夫人(一个贤惠的妻子,脾气略为暴躁),会说“唱你妈的脚”这样的粗话亦或是夫妻间打情骂俏的话),不高兴地进门来告诉正在写戏的李十三说,家里没有面啦,哪怕是一碗小米汤都是没有的。李十三顿时就软了。这时候戏班主田金娃背着麦子进门来,告诉李十三好消息,他写的戏曲“场场爆满”,而今正是夏收大忙之后的时节,约戏的村子一个接一个的多。因为好消息,人也陡然增长了力气,李十三送走田金娃,决定和夫人一起磨麦子。作者用了一句非常幽默有趣的话:“李十三和他的夫人运动在磨道上。”关于在磨道上如何运动,用去500字,可见陈忠实是一个务实的庄稼人,他所热爱的乡村生活在文字天地里得以充分的拥抱。磨了白面,他便可以继续写戏,赶着在皮影戏演出最欢的季节里多出好作品。这时候田金娃又跑了来,他报告给李十三一个坏的消息,说是官府受嘉庆皇帝之命,捉拿“淫词秽调”的李十三进京受审。李十三逃亡至渭北平原,他一直有吐血的毛病,这时候就更严重了,三口血之后,永远地倒下了。陈忠实在他为这篇小说所写的附记里说:“写作这活儿,不在乎作者吃的是馍还是面包,睡的是席梦思还是土炕,屋墙上挂的是字画还是锄头,关键在于那根神经对文字敏感的程度。”这段话陈忠实说的是李十三,却让我们想到了陈老先生自己。多么朴素的对文学根蒂的认知,惟有这样的情怀,才能写出他所懂得的柳青和李十三。

这两个故事都是悲剧,是历史人物的传记,是他们生命中最跌宕艰难的时日。陈忠实的文字就是一眼活的泉水,任何时候我们打开小说,鲜活美妙的他们永不死去。

而《霞光灿烂的早晨》是写农村分田到户、牲畜也抓阄分配的故事。老饲养员恒老八因为“畜去院空”而颇感寂寥和伤心。马嚼夜草的声音他再也听不到了,这让他颇为抓狂,一夜未眠,抓阄抓到牲畜的人家却没有喂养经验,让牛生病无法耕种,便请恒老八来家里为牛治病。重又回到牲畜身边亲密接触的老八毅然决定,拿出家里所有的存款去买牛回来自己养着。于是“老八却像小孩一样笑眯了眼睛”。这篇小说里我们感知到一种浸透了习惯中的爱。牲畜的温暖情义和味道,恒老八珍惜它们,喂养它们,舍不得别人不惜它们性命地使唤它们。许多个霞光灿烂的早晨里,新开始的一日里若没有牲畜对他依恋的目光,他不知道快乐的滋味还能是什么。

书中的每一篇小说都是发自心田和肺腑的爱与伤感,每一个人物都是田间地头淳朴的男人女人。无论故事延宕到怎样的高潮和激烈,作者在最后落笔的时候都给予了一个充满希望和宽宥的结局,这不是写作技法的定势或者局限。我们这些看客的心若是善良、温情、厚朴的,别人映照在我们心里的那一颗心何尝不是一片有着一样的善良的辽阔疆域呢?

「根」「信」兼备才是「大地之魂」

□施战军

“大地之魂”书系,集合了堪称当今文坛最优秀的一部分男作家的代表性作品。他们大都是乡村经验的记述者,即便以城市为生活背景,也不时隐约透出乡土的根脉。

现代时期的中国的“大地之魂”,首推鲁迅。1928年,台静农把自己起名叫《她的》的第一部小说集书稿送给鲁迅审读,出版时听从鲁迅的建议,把书名改为《地之子》。这一改,朴实依然留存,但是质地变得阔大深厚。“在争写着恋爱的欢欣,都会的明暗的那时候”而有人仍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到纸上——鲁迅的评语几乎涵盖了所有“地之子”写作的气场。

家园生态、时运流变、身世遭逢、民族性格……承载着一切,依地而生的人,在其存亡,在其中困惑,也在其上立身,更在其上行路。

那些不朽的文字,由鲁迅、台静农们,写作在城中,扎根在地底,敏感多汁,壮硕坚韧的枝干伸向浩茫人间和风云天际。

“他终于还是一个‘人之子’”,鲁迅在1924年年底谈到既为“神之子”又是“人之子”的耶稣。我们不妨这样揣摩:平凡的“人之子”,都是立“根”于地,缘于父母所生亲情所系的生命;又因为秉持“信”,才既亲和家常又超拔不渝。我们不一定非要将这看成鲁迅的自况,但是我们完全可以依此想象鲁迅。

有“根”,才称得上“地之子”;有“信”,才称得上“人之子”。“根”、“信”兼备,才配得上“大地之魂”。

这样说来,读者方家也不一定把每一部小说看成“地之子”并“人之子”的赓续、创新之作,但是,诸君尽可以从中各自寻绎“地”之大者、“魂”之立者。

“大地之魂”书系,重庆出版社2013年出版,包括陈忠实《霞光灿烂的早晨》、刘醒龙《燕子红》、张炜《九月寓言》、李锐《万里无云》、艾伟《爱人同志》、赵德发《嫁给鬼子》)

雕刻都市人的内心肖像

□邱华栋

最近,接连看了徐虹的10多篇中篇小说,惊异于徐虹默默的写作姿态和她所达到的新成就:无论是小说的题材还是小说所切近的当代城市生活的深度,她都算得上是眼下重要的中篇小说家之一。中篇小说这个体裁,在上世纪80年代大放异彩,是因为文学杂志的兴盛,90年代之后,书籍出版的发达和文学杂志的衰减,使得中篇小说的重要性在下降。到了最近的10年,中篇小说的创作渐渐平稳地恢复到了一个常态,但是,在中篇小说上用力并贡献出了好文本的作家并不多。而徐虹则让我惊喜地看到了她对中篇小说这一体裁的精细把握、足够的耐心和写作新成绩。

首先,徐虹曾贡献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学符号——“青春晚期”,这是进入徐虹小说世界的门径。青春晚期,既是对某种年龄的概念,对特定人群的概念,也是对一种人生状态的精确把握。从人物地理学上来说,徐虹的小说大都是以北京作为叙事背景的,但徐虹从来不强调她的北京土著身份。她非常注重深入到人物的内心,去探查当今城市人的精神状态。我常常说,一个人30岁之后才可以写出好小说,徐虹正是这样一个例子。她一直供职于国内重要纸媒之一,做了多年的文学编辑,等到她觉得自己有足够的把握写好小说的时候,她才很认真地开始写作。在最近布老虎中篇小说推出的由她的7篇中篇小说构成的《青春晚期》中,几乎每一部都令我惊喜,篇篇都浸透着徐虹精心观察生活、体验生命、打量城市所得出来的智慧。

徐虹的小说有着安之若素和静水流深的气质,她的叙事语调从容淡定,大气而平实,却有一种内在的灿烂。比如,从小说《暗金色》的名字上,就可以感受到一种神秘力量左右生活本身的暗示。小说讲述了一个自杀的中年男人成元和年轻姑娘小稳在上世纪90年代发生的故事。小说的结尾,“他们曾经风花雪月的地方,也已经在城市的版图上消失。”如果我们视整个生命为一趟一旦开动就无法停止地奔向终点的火车,那么命名就是一个过程,而小说叙述这样一个过程,同样和生命乃至宇宙的节律都合拍。

都市生活是徐虹喜欢使用的人物背景。《青春晚期》中这些人在城市的巨大幕布上投影出一种关系的变化和组合,小说里面的警句则惊心动魄。徐虹对女性体验和视角的把握也是非常用力的,《我和病人的秋日下午》就是一部这样的作品。她巧妙地使用了多重的视角,让人物自己出来叙述,将现代都市精神状况异常的状态呈现得细致、精确而生动。这或许是因为徐虹在媒体工作而提供的广阔社会背景,信息量巨大,触及到社会各个阶层,见多识广,她能够把小说人物安放到北京的任何一个地方,尤其是那些玻璃幕墙大楼的后面。我发现,虽然她的小说中常常由“我”作为叙述者,但是她找到了和自己写作对象的恰当距离,“我”不是我,而是一种观察者的绝妙角度,耐心地给我们描绘城市生活的边边角角。

徐虹的小说之间,在人物关系上彼此有着一定的联系。不少小说都以人物之间的微妙和复杂的关系,形成了人物关系的一个圆环,让我们看到了一群城市人的内心肖像。这预示着徐虹走的是一条细致地描绘和梳理生活的道路,预示着她能精妙观察生活的纹理,体验并且雕刻出转瞬即逝的情绪和心灵悸动的形状,发掘埋藏在我们面前无表情下面的一万个情绪的断面。

徐虹小说的叙事语调冷静、客观,但有着心理叙事的强度,她总是在描绘一个个看似平常的生活场景,但这样的生活中,则暗含着巨大的波澜。日常生活中有刺,漫不经心的叙事中会裸露出来,让人有些惊心肉跳。在她的笔下,你可以看到一双宛如摄影机一样的眼睛,在观察着处于“青春晚期”的人们的境遇和与环境的博弈,在一起随着生活场景的移动而移动,在那些当代繁华都市生活的表面之下,总是汹涌着人性的幽暗诉求和生命目标遭到挫败的受伤感,而这些细微的感受被她精心地捕捉,并为我们描绘出了日常生活的巨大魅力。我们了解人性的丰富性,以及对当代社会的洞察力,都会随着阅读徐虹的小说而有所进步,直到破损的生活得到悄悄的修复。

徐虹的这部最新的小说集,成为她献给我们的一部关于城市、女性、当代生活、心理状态和人生境遇的绝佳样本。在这个意义上,徐虹不断地通过叙述,进行“青春晚期”的城市情感和环境的小说探险,她获得和提供的,也是我们关于当下、关于人性、关于青春生命褪色过程中的无奈、美妙和复杂的经验。这使我不禁想问:“青春晚期可安好?”

城市生活是变幻的、斑驳的、很难把握的,而徐虹的写作姿态一开始,就和那些以时尚化写作标榜自身的写手完全不同。在徐虹的笔下,生活十分难得地表现出非常具体、复杂和精微的面貌,这肯定和她长时间的积累,以及对生活的深入体验与观察有关。我觉得,写城市生活的好作家并不多,前些年,那种书写外在城市符号的“美女作家”比较走红,现在,她们又在哪里呢?而徐虹则以她的若干部中篇小说,稳稳地摘取了杰出城市小说家的冠冕。

《青春晚期——徐虹中篇小说集》,徐虹著,春风文艺出版社2012年10月出版)

■新知新思

一份弥足珍贵的艺术档案

□徐健

“我们得活下去!我们要活下去!我们就会看到一种光明的、可爱的、美丽的生活啦。我们会欢乐,我们会带着微笑回顾我们所受的种种苦难……我有着火热的、激情的信念!”话剧《万尼亚舅舅》中,高洁的索尼娅用动人心弦的语言表达了对未来新生活的憧憬和信念。在中国当代话剧舞台上,同样有这么一位女导演,带着对新中国话剧舞台的美好愿望,以自己的学识、才能、热情,投入到火热的剧场艺术实践中,致力于实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剧体系在中国舞台的本土化、规范化,她就是孙维世。1954年,孙维世第一次把《万尼亚舅舅》搬上新中国的话剧舞台,剧中洋溢的乐观主义情感和理想主义光芒,成为孙维世那一代戏剧工作者内心世界的真实投影。如今,我们已很难看到当年舞台垦荒者的艰辛探索和杰出创造,但是由国家话剧院编著的《唯有赤子心——孙维世诞辰九十一周年纪念》却把一切记录了下来,为后世留存了一份弥足珍贵的艺术档案。

中国当代话剧舞台有“南黄北焦”一说,指的是上海人艺的黄佐临和北京人艺的焦菊隐,如果再加上第三人,那必定是孙维世。她是新中国第一位话剧女导演,上世纪40年代留学前苏联,系统地学习并掌握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剧体系。归国后,曾担任原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中央实验话剧院的总导演。其间,她执导的《保尔·柯察金》是新中国第一次规范化、规模地运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排演的话剧;与北京人艺合作的《钦差大臣》是新中国上演的第一个外国古

典剧目;执导的《小白兔》是新中国早期最优秀的儿童剧;执导的《大雷雨》第一次在中国的舞台上使用斜平台增加空间戏剧感……孙维世不仅创造了中国当代话剧史上的多个“第一”,而且以其深厚的艺术积淀、宏大的艺术理想、敏锐的艺术眼光、独特的人格魅力推动着中国话剧向“现代化”、“民族化”方向迈进。然而,对于这样一位对中国话剧作出巨大贡献的导演,至今没有一本研究专著或者纪念文集,这不能不说这是遗憾。《唯有赤子心》选择了孙维世,并将她的戏剧人生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其实也就是选择了一段不容忘却的历史。

以重返现场、口述历史的方式,多角度展现孙维世的人生轨迹,再现她不平凡的创作历程和人格魅力,成为该书的最大特色。除采用编年史体例介绍了孙维世的生平和作品外,该书以极大的篇幅,通过对16位与孙维世关系密切的人的访谈,编织出孙维世立体、丰富的艺术形象。这些人中有孙维世的亲属,也有与她合作过的编剧、演员、舞美、大庆职工,他们都是历史的见证者。虽然在有限的篇幅内,每个人仅仅讲述了自己与孙维世的故事片段,但是却呈现了一部鲜活而有质感的话剧史,挖掘出那个年代艺术家身上包含的创作激情、艺术智慧与人性光辉。如舞美设计陈永祥在回忆与孙维世合作《叶尔绍夫兄弟》时,呈现了孙维世“精练、不啰唆、突出主要的事情”的导演风格;表演艺术家蓝天野结合《钦差大臣》的排演经历,讲述了孙维世独具个性的导演方法,“不是告诉演员怎么演,而是启发你,跟你一起动情”,

从不限制演员,而是充分发挥调动每个人的创造性”;表演艺术家宋戈则对孙维世的性格和笑声记忆深刻,“当时的排练场简直是圣殿,大家进来的时候都是蹑手蹑脚地走,没有一个人在底下咳嗽,在有这么一种气氛之后,就听见孙维世的声音,突然跟打雷似的哈哈大笑,她的性格太爽朗了。听到笑声,就知道她坐到哪了”;而在导演杨宗镜眼中,孙维世“真诚、真挚、纯真、认真,较真儿,总之她活得真实”,“她从不掩饰自己的喜怒哀乐,直率之极透明之至,近乎童心般的天真,与其交往无需设防”。读罢这些口述文字,我们感受到孙维世并没有走远。她的热情赤诚,她的可敬可爱,她的艺术激情,仿佛伴随着文字瞬间涌出,让人倍感亲切、熟悉。

《唯有赤子心》融文献性、研究性、学术性于一体,体现了编选者的理论眼光和学术素养。孙维世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剧体系在中国的传播者、实践者,她与斯氏体系的本土化实践,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思考,对演员如何进入角色的探索,虽带有时代色彩,但是其对中国当代话剧的影响却极其深远。该书的“孙维世导演艺术研究”章节,就从历史文献中撷取了金山、金淑之、雷平、刘仲元、王培等人关于孙维世导演艺术的研究文章,围绕其导演创作的各个方面,探讨了孙维世在实践运用斯氏体系中的经验与问题,为后世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

此外,作为一本纪念文集,该书图文并茂,近200幅人物生活照、剧照、节目单、排练资料等图片,以富有冲击力的方式组合成一幕幕历史场景,带领我们不

从不限制演员,而是充分发挥调动每个人的创造性”;表演艺术家宋戈则对孙维世的性格和笑声记忆深刻,“当时的排练场简直是圣殿,大家进来的时候都是蹑手蹑脚地走,没有一个人在底下咳嗽,在有这么一种气氛之后,就听见孙维世的声音,突然跟打雷似的哈哈大笑,她的性格太爽朗了。听到笑声,就知道她坐到哪了”;而在导演杨宗镜眼中,孙维世“真诚、真挚、纯真、认真,较真儿,总之她活得真实”,“她从不掩饰自己的喜怒哀乐,直率之极透明之至,近乎童心般的天真,与其交往无需设防”。读罢这些口述文字,我们感受到孙维世并没有走远。她的热情赤诚,她的可敬可爱,她的艺术激情,仿佛伴随着文字瞬间涌出,让人倍感亲切、熟悉。

《唯有赤子心》融文献性、研究性、学术性于一体,体现了编选者的理论眼光和学术素养。孙维世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剧体系在中国的传播者、实践者,她与斯氏体系的本土化实践,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思考,对演员如何进入角色的探索,虽带有时代色彩,但是其对中国当代话剧的影响却极其深远。该书的“孙维世导演艺术研究”章节,就从历史文献中撷取了金山、金淑之、雷平、刘仲元、王培等人关于孙维世导演艺术的研究文章,围绕其导演创作的各个方面,探讨了孙维世在实践运用斯氏体系中的经验与问题,为后世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

此外,作为一本纪念文集,该书图文并茂,近200幅人物生活照、剧照、节目单、排练资料等图片,以富有冲击力的方式组合成一幕幕历史场景,带领我们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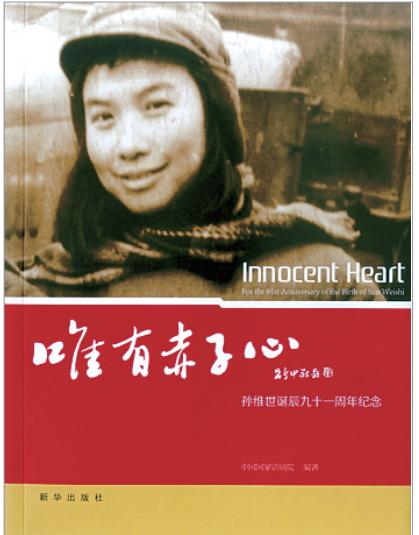
从不限制演员,而是充分发挥调动每个人的创造性”;表演艺术家宋戈则对孙维世的性格和笑声记忆深刻,“当时的排练场简直是圣殿,大家进来的时候都是蹑手蹑脚地走,没有一个人在底下咳嗽,在有这么一种气氛之后,就听见孙维世的声音,突然跟打雷似的哈哈大笑,她的性格太爽朗了。听到笑声,就知道她坐到哪了”;而在导演杨宗镜眼中,孙维世“真诚、真挚、纯真、认真,较真儿,总之她活得真实”,“她从不掩饰自己的喜怒哀乐,直率之极透明之至,近乎童心般的天真,与其交往无需设防”。读罢这些口述文字,我们感受到孙维世并没有走远。她的热情赤诚,她的可敬可爱,她的艺术激情,仿佛伴随着文字瞬间涌出,让人倍感亲切、熟悉。

我记得,书中有这样一张照片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个呼喊着的孩子居于照片最显眼的位置,衣着干净整洁,一脸的踌躇满志中透露出几丝兴奋,在他周围是与他一起呼喊、行走的少年;一面旗帜在孩子们头顶飘扬,上面的大部分字迹被遮蔽了,清晰可见的是这样两个字——“不死”!

于是,你便知道,这绝不是一场孩子的游戏!他们在似懂非懂间走上了为生存而战的游行队伍,稚嫩的脸庞与这两个沉重的字眼构成了巨大的张力。这张照片的标题是《抗日游行》,1938年由匈牙利摄影家罗伯特·卡帕拍摄于中国汉口。这位战地摄影家有一句广为流传:“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离炮火不够近。”事实上,他践行了自己的这一理念,对于他的死,阮义忠这样写到,“几位记者一同走出战壕在外面散步,背着相机的卡帕说他要到附近走一走,看有没有什么可拍的。不久,这些记者朋友听到从卡帕走来的方向传来爆炸声,大家不由自主地说着:‘他妈的,又让走运的卡帕拍到好镜头了。’结果是地雷抢走了卡帕的生命!”

这番不动声色的细节描述让我心头一热,然后便是顿悟——卡帕何以为卡帕。艺术的本质都是相通的,一个肯以生命献祭的艺术家才是真正艺术之路的殉道者。缺乏了这种精神信仰,你又如何有资格、有能力在艺术的河流里发现真正有价值的、美好的东西呢?

(《当代摄影大师——二十位人性见证者》,阮义忠著,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年10月出版)



断重温那个年代戏剧人投身话剧事业的赤诚与热忱。

在1975年写下的《怀维世》一诗中,金山用“非属魑魅,唯有赤子心”的诗句高度概括了孙维世的人格精神。如今,这句话也成为引领我们走进孙维世艺术世界的钥匙。在这位“戏剧红色公主”身上,我们感受到了她对祖国的爱、对人民的爱、对生活的爱,更感受到了她对话剧艺术的虔诚与崇敬,那份献身于话剧殿堂的浓烈“赤子心”。对于当下的中国话剧来说,孙维世并没有过去,她对中国话剧的思考、对表演艺术的探索至今仍有现实意义。如何更好地继承和发扬孙维世导演艺术的精神遗产,如何进一步探索中国学派、中国风格剧场艺术的现实路径,不仅是该书留给我们的问题,也是当代话剧人迫切需要思考的问题。